

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

齐东野语

〔宋〕周密撰 黄益元 校点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齐东野语/(宋)周密撰;黄益元校点. —上海:
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12. 11
(历代笔记小说大观)
ISBN 978-7-5325-6334-0

I. ①齐… II. ①周…②黄… III. ①笔记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宋代 IV. ①I242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44976 号

历代笔记小说大观

齐东野语

[宋]周密 撰

黄益元 校点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
上海古籍出版社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(1) 网址: www.guji.com.cn

(2) E-mail: guji@guji.com.cn

(3) 易文网网址: www.ewen.cc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

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635×965 1/16 印张 14.75 插页 2 字数 198,000

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100

ISBN 978-7-5325-6334-0

I·2488 定价: 22.00 元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

校点说明

《齐东野语》二十卷，宋周密撰。

周密(1232—1308)，字公谨，号草窗、蘋洲、弁阳老人、四水潜夫等，先世济南人，流寓吴兴(今浙江湖州)。宋理宗时，曾为临安府幕属，监和济药局、丰储仓，又为义乌令。宋亡不仕，居杭州，广交游，工诗词，善画。著述甚丰，有诗集《草窗韵语》，词集《蘋洲渔笛谱》、《草窗词》，笔记《齐东野语》、《武林旧事》、《癸辛杂识》、《浩然斋杂谈》、《云烟过眼录》等。又选南宋词人佳作为《绝妙好词》。

《齐东野语》是周密长期留意积累之作。其中最有价值的是有关南宋的史料，如记张浚三战本末、绍熙内禅、诛韩侂胄本末、端平入洛本末、岳武穆逸事等，“皆足以补史传之阙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)。因为这些史料的来源，既有周密曾祖随高宗南渡后历代的书面记录，也有周密本人亲历的随军幕府日记或采访当事老卒的记录，故而可信度极高。书名亦寓“身虽居吴，心未尝一饭不在齐”之意。此外，考证古史古义，杂记朝章国典，上探天文历法，下及草木虫鱼、医方药典、诗文品藻、文物鉴赏、轶事琐闻等，都能广征博引，叙述流畅，颇具知识性和可读性。

本书现存版本有明万历《稗海》本、明毛晋刻《津逮秘书》本、清张海鹏《学津讨原》本、《四库全书》本等；而涵芬楼影印《宋元人说部书》本则为元刻明补本，祖本最早，是现行较为完善的本子，故以兹本为底本，参以他本，加以校点，遇文字歧异，斟酌取舍，择善而从，不出校记。

齐东野语叙

余世为齐人，居历山下，或居华不注之阳。五世祖同州府君而上，种学绩文，代有闻人。曾大父扈跸南来，受高皇帝特知，遍历三院，经跻中司。泰、禧之间，大父从属车，外大父掌帝制，朝野之故，耳闻目接，岁编日纪，可信不诬。我先君博极群书，习闻台阁旧事，每对客语，音吐洪畅，绵绵不得休，坐人倾耸敬叹，知为故家文献也。余韶侍膝下，窃剽绪余，已有叙次。尝疑某事与世俗之言殊，某事与国史之论异。他日，过庭质之，先子出曾大父、大父手泽数十大帙示之曰：“某事然也。”又出外大父日录及诸老杂书示之曰：“某事与若祖所记同然也。其世俗之言殊，传说也；国史之论异，私意也。小子识之。”又曰：“定、哀多微词，有所辟也；牛、李有异议，有所党也。爱憎一衰，论议乃公。国史凡几修，是非凡几易，而吾家乘不可删也。小子识之。”洊遭多故，遗编巨帙，愁皆散亡。老病日至，忽忽漫不省忆为大恨。闲居追念一二于十百，惧复坠逸为先人羞。乃参之史传诸书，博以近闻脞说，务事之实，不计言之野也。异时展余卷者，噉曰：“野哉言乎！子真齐人也。”余对曰：“客知言哉！余故齐，欲不齐不可。虽然，余何言哉？何言，亦言也，无所言也，无所不言，乌乎言？”客大笑，吾因以名其书。历山周密公谨父书。

目 录

齐东野语叙 / 1

卷一

孝宗圣政 / 1

段干木 / 3

蜜章密章 / 4

诗用史论 / 5

真西山 / 7

梓人抡材 / 8

汪端明 / 9

放翁钟情前室 / 11

卷二

张魏公三战本末略 富平之战 / 12 淮西之变 / 14 符离之师 / 15

卷三

绍熙内禅 / 21

卷四

避讳 / 31

曝日 / 37

用事切当 / 39

潘庭坚王实之 / 40

卷五

四皓名 / 42

温泉寒火 / 3

表答用先世语 / 4

三苏不取孔明 / 5

汉租最轻 / 6

书史载箕子比干不同 / 8

林复 / 9

张定叟失出 / 10

诛韩侂胄本末 / 26

方巨山争体统 / 37

经验方 / 38

杨府水渠 / 39

作文自出机杼难 / 43

端平入洛 / 43

赵氏灵璧石 / 47

李泌钱若水事相类 / 48

方翥 / 49

赵伯美 / 50

卷六

绍兴御府书画式 / 52

山陵使故事 / 57

诗用事 / 58

向氏粥田 / 60

杭学游士聚散 / 61

卷七

鸱夷子见黜 / 63

赠云贡云 / 64

朱氏阴德 / 65

洪君畴 / 66

洪端明入冥 / 69

王宣子讨贼 / 72

卷八

张魏公二事 / 73

庸峭 / 73

士子诉试 / 74

朱墨史 / 75

徐汉玉 / 75

以赋罢相 / 76

曹西士上竿诗 / 77

吴季谦改秩 / 78

斋不茹荤必变食 / 78

宗子请给 / 79

赵玘判花字样 / 80

端平襄州本末 / 45

南园香山 / 48

用事偶同 / 49

乔文惠晚景 / 49

二苏议礼 / 51

解颐 / 57

胡明仲本末 / 57

王魁传 / 59

祥瑞 / 60

王敦之诈 / 64

出师旗折 / 64

毕将军马 / 66

谢惠国坐亡 / 69

野婆 / 71

罗春伯政事 / 73

许公言 / 74

赵德庄海后进 / 74

苏大璋 / 75

韩慥奇卜 / 76

小儿疮痘 / 76

昌化章氏 / 77

作邑启事 / 78

二李省诗 / 79

郑安晚前讖 / 80

一府三守 / 80

六么羽调 / 81

登闻鼓 / 81

熊子复 / 82

诗词祖述 / 83

卷九

形影身心诗 / 85

李全 / 87

富春子 / 92

配盐幽菽 / 93

陈周士 / 93

卷十

古今左右之辨 / 95

文意相类 / 96

脱靴返棹二图赞 / 97

范公石湖 / 98

俞侍郎执法 / 100

都厕 / 101

黄子由夫人 / 102

吴郡王冷泉画赞 / 103

谈重薄命 / 104

混成集 / 104

牙 / 105

卷十一

黄德润先见 / 107

滕茂实 / 107

姚孝锡 / 109

桤木 / 110

曹泳 / 110

陆务观得罪 / 112

雷变免相 / 113

香炬锦茵 / 81

义绝合离 / 82

郑时中得官 / 83

嘲觅荐举 / 84

父执之礼 / 86

王公衮复仇 / 91

王宣子失告命 / 92

疽阴阳证 / 93

秀王嗣袭 / 94

史记多误 / 96

杨太后 / 97

轻容方空 / 98

多蚊 / 99

尹惟晓词 / 101

敬岩注唐书 / 102

洪景卢自矜 / 103

绢纸 / 103

椰酒菊酒 / 104

明真王真人 / 105

字舞 / 106

谱牒难考 / 107

何宏中 / 108

蜀娼词 / 109

辩章 / 110

朱汉章本末 / 111

苏师旦麻 / 112

高宗立储 / 113

慈懿李后 / 113

邓友龙开边 / 114

王沈趋张说 / 115

沈君与 / 116

御宴烟火 / 117

卷十二

姜尧章自叙 单丙文附 / 119

楔序不入选帖 / 120

书籍之厄 / 122

贾相寿词 / 124

笏异 / 125

捕猿戒 / 126

历差失闰 / 127

卷十三

汉改秦历始置闰 / 130

秦会之收诸将兵柄 / 132

韩通立传 / 133

中谢中贺 / 134

岳武穆逸事 / 135

祠山应语 / 136

林外 / 137

西林道人 / 138

张义林叔弓 / 139

讥不肖子 / 141

卷十四

馆阁观画 / 142

巴陵本末 / 144

谏笋谏果 / 148

继母服 / 151

道学 / 114

文庄论安丙矫诏 / 115

协韵牵强 / 115

吴侗 / 116

朱芮杀龙 / 117

白石楔帖偏旁考 / 120

淳绍岁币 / 121

雷书 / 123

事圣茹素 / 125

三教图赞 / 126

火浣布 / 126

纲目误书 / 131

张才彦 / 132

老苏族谱记 / 134

復覆伏三字音义 / 135

若干如干 / 136

傅伯寿以启擢用 / 137

甄云卿 / 138

崔福 / 139

优语 / 140

针砭 / 142

数奇 / 148

姚幹父杂文 / 149

食牛报 / 151

卷十五

曲壮闵本末 / 153

腹笥 / 156

算历约法 / 157

律历 / 159

耿听声 / 162

卷十六

三高亭记改本 / 164

诗道否泰 / 167

菊花新曲破 / 168

省状元同郡 / 168

多藏之戒 / 170

谢太后 / 170

降仙 / 171

腹腴 / 173

性所不喜 / 173

马塍艺花 / 174

卷十七

杨凝式僧净端 / 176

笙炭 / 177

咸淳三事 / 178

景定行公田 / 179

琼花 / 184

姓名相戏 / 185

卷十八

昼寝 / 187

莫子及泛海 / 188

汉唐二祖少恩 / 189

孟子三宿出昼 / 190

长生酒 / 191

浑天仪地动仪 / 155

龟溪二女贵 / 156

玉照堂梅品 / 157

张氏十咏图 / 159

周陆小词 / 162

昆命元龟辨证本末 / 165

贾岛佛 / 167

潘陈同母 / 168

金刚钻 / 169

理度议谥 / 170

北令邦 / 171

文庄公滑稽 / 172

睡 / 173

黄门 / 174

奇对 / 176

徐谓礼相术 / 178

龚孟鏐策问 / 179

景定彗星 / 181

嚼虱 / 185

朱唐交奏本末 / 185

宜兴梅冢 / 187

薰风联句 / 188

史记无燕昭筑台事 / 189

方大猷献屋 / 190

开运靖康之祸 / 191

近世名医 / 192

赵信国辞相 / 194

章氏玉杯 / 195

卷十九

嘉定宝玺 / 198

兰亭诗 / 201

安南国王 / 202

明堂不乘辂 / 203

子固类元章 / 205

汉以前惊蛰为正月节 / 206

有丧不举茶托 / 207

卷二十

岳武穆御军 / 209

耆英诸会 / 210

读书声 / 211

庆元开庆六士 / 212

马梁家姬 / 213

月忌 / 214

台妓严蕊 / 215

舟人称谓有据 / 216

隐语 / 217

书种文种 / 218

陈孝女 / 219

前辈知人 / 193

琴繁声为郑卫 / 195

二张援襄 / 196

鬼车鸟 / 200

著书之难 / 201

贾氏前兆 / 202

贾氏园池 / 204

陈用宾梦放翁诗 / 205

后夫人进御 / 206

清凉居士词 / 207

莫氏别室子 / 209

纥石烈子仁词 / 211

刘长卿词 / 211

文臣带左右 / 213

山獭治箭毒 / 213

张功甫豪侈 / 214

閒字义 / 216

张仲孚 / 216

赵涯 / 218

温公重望 / 219

卷一

孝宗圣政

阜陵天踪睿圣，英武果断，古今之所鲜俪。圣政彰彰者，备载金匱玉牒之书，尝得以窃窥之矣。其或一时史臣有所避忌，采访遗落，失于纪载者，不一而足。兹以先世见闻，及当时诸公之所记录数事，谨书于此。庶乎“美盛德之形容，备良史之采录”云。帝尝禁诸司官非时会合，以其族谈不修职业故也。李安国为郎官，一日，有荐术士至部中，同省因会集言命。翼日，御批问故，同省窘甚，咸欲饰词自解。安国独曰：“以实告，其过小；为欺，其罪大。”因援鲁肃简市饮故事，引咎以闻，同省从之。既而事寝不行，越三日，李遂除吏部侍郎。李处全尝论匠监韩玉，玉乃庙堂客也。凡三疏而玉亦以处全请托私书为言。上既重违台论，且以忌器，遂令玉补外，既而与祠。而玉留北阙，作书投匭，诉匠簿张权潜己。检院不敢纳，遂潜入关，伏阙投之。上就书批云：“韩玉曾任卿监，理当靖共，乃敢伏阙，妄有陈诉，鼓惑众听，渐不可长。可送潭州居住。”女真使乌林答天锡到阙，要上降榻问金主起居。贍军酒官丁逢上书乞斩之，即日引对，遂极论前侍御李处全及故谏议大夫单时贪污事。即与改命入官，升擢差遣。旧法：未经任人，不许堂差。时相欲示私恩，则取部阙而堂除之。上知其故，遂令根刷姓名进呈。降旨云：“宰执当守法度，以正百官。梁克家违戾差过员数最多，候服阙日落职；曾怀可降观文殿学士。”丁恊明之子常任明州倅，以旧学之故，力附曾觌。其后，魏王判明州，尤昵近之。既而入奏，与之求贴职。上批答云：“朕于吾子无所爱。第爵禄，天下之公器，不可私也。”未几，台臣论罢之。程泰之以天官兼经筵，进讲《禹贡》，阙文疑义，疏说甚详，且多引外国幽奥地理。上颇厌之，宣谕宰执云：“六经断简，阙疑可也，何必强为之说？且地理既非亲

历，虽圣贤有所不知。朕殊不晓其说。想其治铨曹亦如此也。”既而补外。庚子九月，上宣谕宰执云：“已指挥阁门，令今后常朝，宰臣免宣名，他朝会则否。”且云：“朕记得老苏议论，赞仪之臣，呼名如胥吏，非礼貌之意也。”上一日与宰执言：“伯圭不甚教子，各使之治生，何以清白之传？且其下尚有三弟，若皆作郡，则近地州郡皆自家占了，何以用人？莫若以高爵厚禄，使之就闲可也。”赵丞相赞曰：“凡好事，古所难者，尽出陛下之意，臣等略无万一可以补助。”后秀邸诸子弟，悉归班焉。辛丑六月，临安士人以不预补试，群诣台谏宅陈词。台谏畏其势，以好语谕之。是夜，集吏部侍郎郑丙之门，诟骂无礼。或疑京尹王宣子怒丙，激使然也。郑遂徙家避之。次日入奏，待罪乞去。上已密知其故，遂批出：“郑丙无罪可待。今临安府将为首作闹人重作行遣。”既而宣子颇回护之，上怒云：“设使郑丙容私，自当讼之朝廷，安可无礼如此？若不得为首人，王佐亦当坐罪。”且令宰执宣谕。宣子越一日奏，勘到作闹士人府学生员丁如植为首，其次许斗权、罗肅。御批并编管邻州。如植仍杖八十科断。尝秋旱，上问执政：“祷雨于天地宗庙社稷，合用牲否？”周益公奏：“止用酒脯、币帛。”上曰：“《云汉》诗云：‘靡神不举，靡爱斯牲。’则是合用牲矣。可更与礼官等考订之。”淳熙九年，明堂大礼，以曾觌为卤簿使，李彦颖顿递使。习仪之际，曾以李为参预，漫尔逊之居前。李以五使有序，毅然不敢当者久之。在列悉以顾忌，皆不敢有所决择。太常寺礼直官某人者，忽进曰：“参政，宰执也，观瞻所系；开府之逊良是。”径揖李以前。时曾方有盛眷，翌日入诉其事。上默然久之曰：“朕几误矣！”即日批出：“李彦颖改充卤簿使，伯圭充顿递使，礼直官某人，特转一官。”其改过不吝，盖如此云。淳熙中，张说颇用事，为都承旨。一日，奏欲置酒延众侍从。上许之，且曰：“当致酒肴为汝助。”说拜谢。退而约客，客至期毕集，独兵部侍郎陈良祐不至，说殊不平。已而，中使以上樽珍膳至，说为表谢，因附奏：“臣尝奉旨而后敢集客，陈良祐独不至，是违圣意也。”既奏，上忽顾小黄门言：“张说会未散否？”对曰：“彼既取旨召客，当必卜夜。”乃命再赐。说大喜，复附奏：“臣再三速良祐，迄不肯来。”夜漏将止，忽报中批陈良祐除谏议大夫。坐客方尽欢，闻之，恍

然而罢。其用人也又如此。上圣孝出于天性。居高宗丧，百日后，尚食进素膳，毁瘠特甚。吴夫人者，潜邸旧人也，屡以过损为言，上坚不从。一日，密谕尚食内侍云：“官家食素多时，甚觉清瘦，汝辈可自作商量。”于是密令苑中，以鸡汁等杂之素饌中以进。上食之觉异，询所以然。内侍恐甚，以实告。上大怒，即欲见之施行。皇太后闻之，亟过宫力解之。乃出吴夫人于外，内侍等罢职有差。

温 泉 寒 火

邵康节曰：“世有温泉，而无寒火。”昭德晁氏解云：“阴能顺阳，而阳不能顺阴也。水为火爨，则沸而熟物；火为水沃，则灭矣。”晋纪瞻举秀才，陆机策之曰：“阴阳不调，则大数不得不否；一气偏废，则万物不能独成。今有温泉，而无寒火，其故何也？”白虎殿诸儒讲论，班固纂为《白虎通》，《五行篇》亦曰：“有温水，无寒火。”然今汤泉，往往有之。如骊山、尉氏、骆谷、汝水、黄山、佛迹、匡庐、闽中等处，皆表表在人耳目。坡诗云：“自怜耳目隘，未测阴阳故。郁攸火山烈，臀沸汤泉注。安能长鱼鳖，仅可焯狐兔？”朱氏晦庵诗云：“谁然丹黄焰，爨此玉池水？”盖或为温泉之下，必有硫黄、矾石故耳。独未见所谓“寒火”。按《西京杂记》载董仲舒曰：“水极阴而有温泉，火至阳而有凉焰。”又《抱朴子》曰：“水主纯冷，而有温谷之汤泉；火体宜炽，而有萧丘之寒焰。”又《刘子·从化篇》曰：“水性宜冷，而有华阳温泉，犹曰泉冷，冷者多也。火性宜热，而有萧丘寒焰，犹曰火热，热者多也。”然则寒火亦有之矣，特以耳目所未及，故以为无耳。

段 干 木

《唐书·宗室世系表叙》云：“李耳，字伯阳，一字聃。其后有李宗者，魏封于段，为干木大夫。”按《史记》，聃之子宗，为魏将，封于段干。《抱朴子》亦云：“伯阳有子名宗，仕魏有功，封于段干。”审此，段干乃邑名耳。然《孟子》有段干木，《列子》有段干生，《史记·魏世家》有段

干子，《田敬仲世家》有段干朋，《战国策》有段干纶、段干崇、段干越人。意者，因邑以为姓；故“木”与“朋”，“纶”与“崇”、“越人”，皆其名，而“子”与“生”，则男子之通称耳。《风俗通·姓氏注》，以为姓段名干木，恐或失之。盖战国时，自有段规。疑“段”与“段干”自别。若如《唐史》之说，则段干木姓李名宗，为魏将有功，封于段干。若如史迁、葛洪之言，则段干木之贤，魏侯所以师而敬之者，恐别一人耳。姑书其说，以俟博识者订之。

表答用先世语

文正范公《岳阳楼记》有云：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”其后东坡行忠宣公辞免批答，径用此语云：“吾闻之乃烈考曰：‘君子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’虽圣人复起，不易斯言。卿将书之绅，铭之盘盂，以为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欤！则今兹爰立之命，乃所以委重投艰而已，又何辞乎？”其后忠宣上遗表，亦用之云：“盖尝先天下之忧，期不负圣人之学。此先臣所以教子，而微臣所以事君。”此又述批答之意，亦前所未见也。

蜜章密章

“密章”二字，见《晋书》山涛等传，然其义殊不能深晓。自唐以来，文士多用之。近世若洪舜俞《行乔行简赠祖母制》亦云：“欲报食飴之德，可稽制蜜之章。”“蜜”字皆从“虫”。相传谓赠典既不刻印，而以蜡为之。蜜即蜡，所以谓之“蜜章”。然刘禹锡《为杜司徒谢追赠表》云：“紫书忽降于九重，密印加荣于后夜。”《李国长神道碑》云：“煌煌密章，肃肃终言。”《王崇述神道碑》云：“没代流庆，密章下贲。”宋祁《孙奭谥议》云：“密章加等，昭饰下泉。”又《祭文》云：“恤恩告第，蹄书密章。”“密”字乃并从“山”，莫知其义为孰是。岂古字可通用乎？或他别有所出也。

三苏不取孔明

老泉《权书·强弱篇》云：“管仲曰：‘攻坚则瑕者坚，攻瑕则坚者瑕。’呜呼！不从其瑕而攻之，天下皆强敌也。汉高帝所忧在项籍，而先取九江、取魏、取代、取赵、取齐，然后取籍。秦之忧在六国，蜀最僻、最小，最先取；楚最强，最后取。诸葛孔明一出其兵，乃与魏氏角，其亡宜也。”又论曰：“古之取天下者，常先图所守。诸葛孔明弃荆州取西蜀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东坡论曰：“取之以仁义，守之以仁义者，周也。取之以诈力，守之以诈力者，秦也。以秦之所以取取之，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，汉也。仁义诈力杂用以取天下者，此孔明之所以失也。孔明之所恃以胜者，独以其区区之忠信，有以激天下之心耳。刘表之丧，先主在荆州，孔明欲袭杀其孤，先主不忍也。其后，刘璋以好逆之至蜀，不数月，扼其吭、拊其背而夺之国，此其与曹操异者几希矣！乃治兵振旅，为仁义之师，长驱东向，而欲天下向应，盖亦难矣。”颍滨论曰：“刘备弃荆州而入蜀，则非其地；用诸葛孔明治国之才，而当纷纷之冲，则非其将；不忍忿忿之气以攻人，则是其气不足尚也。”其说盖用陈寿所谓“应变将略，非其所长”之语耳。虽然，孔明岂可少哉！

诗 用 史 论

刘贡父《咏史诗》云：“自古边功缘底事？多因嬖幸欲封侯。不如直与黄金印，惜取沙场万髑髅！”其意盖指当时王韶、李宪辈耳，而其说则出于温公论李广利曰：“武帝欲侯宠姬李氏，而使广利将兵伐宛。其意以为非有功不侯，不欲负高帝之约也。夫军旅大事，国之安危，民之生死系焉。苟为不择贤愚，欲徼幸咫尺之功，藉以为名，而私其所爱，不若无功而侯之为愈也。然则武帝有见于封国，无见于置将，谓之能守先帝之约，臣曰过矣！”盖全用之。然胡明仲论留侯则云：“善乎，子房之能纳说也！不先事而强聒，不后事而失机。不问则不

言，有言则必当其可。故听之易，而用不难也。评者曰：‘汉业存亡在俯仰间，而留侯于此每从容焉。诸侯失固陵之期，始分信、越之地；复道见沙中之聚，始言雍齿之侯。’善言子房矣。”此论全用荆公诗：“汉业存亡俯仰中，留侯于此每从容。固陵始议韩、彭地，复道方图雍齿封。”此则史论用诗也。近世刘潜夫诗云：“身属嫫姚性命轻，君看一蚁尚贪生。无因唤取谈兵者，来此桥边听哭声。”而东坡《谏用兵之疏》云：“且夫战胜之后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凯旋捷奏，拜表称贺，赫然耳目之观矣。至于远方之民，肝脑涂于白刃，筋骨绝于馈饷，流离破产，鬻卖男女，薰眼折臂，自经之状，陛下必不得而见也。慈父孝子，孤臣寡妇之哭声，陛下必不得而闻也。”其意亦出此。冯必大诗云：“亭长何曾识帝王？入关便解约三章。只消一勺清冷水，冷却秦锅百沸汤。”亦用黄公度《汉高祖论》曰：“伤弓之鸟惊曲木，挽万石之弓以射之，宁无所惧；奔渴之牛急浊泥，饮以清冷之水，宁无所喜。项惊天下以弓，而帝饮天下以水。”叶绍翁诗云：“殿号长秋花寂寂，台名思子草茫茫。尚无人世团圞乐，枉认蓬莱作帝乡。”亦出于林少颖《武帝论》云：“武帝好长生不死之术，聚方士于京师，由是祷祠之俗兴，以成巫蛊之祸。阳邑、朱昌二公主俱以此诛，而皇后、太子亦皆不免。其始也，欲求长生不死之术而不可得，徒使败亡之祸横及骨肉，可笑也。”钱舜选诗云：“项羽天资自不仁，那堪亚父作谋臣？鸿门若遂樽前计，又一商君又一秦。”亦祖陈傅良之论羽云：“羽之戮子婴、弑义帝、斩彭生，坑秦二十万众，亚父独不当试晓之邪？使楚果亡汉，则羽又一秦，增又一商鞅也。”此类甚多，不暇枚举，岂所谓脱胎者耶？

汉租最轻

自井田之法废，赋名日繁，民几不聊生。余尝夷考，在昔独两汉为最轻，非惟后世不可及，虽三代亦所不及焉。自高、惠以来，十五税一。文帝再行赐半租之令，二年、十二年，至十三年，乃尽除而不收。景帝元年，亦尝赐半租，至明年，乃三十而税一，即所谓“半租”耳。盖先是十五税一，则三十合征其二，今乃止税其一，乃所谓“半租”之制

也。自是之后，守之不易。故光武诏曰：“顷者，师旅未解，故行什一之税。今粮储差积，其令三十税一，如旧制。”是知三十税一，汉家经常之制也。以武帝南征北伐，东巡西幸，奢靡无度，大司农告竭。当时言利者析秋毫，至于卖爵、更币、算车船、租六畜、告缗、均输、盐铁、榷酤，凡可以佐用者，一孔不遗。独于田租，不敢增益。虽至季世，此意未泯。田有灾害，吏趣其租，于定国以是报罢；用度不足，奏请增赋，翟方进以是受责。重之以灾伤免租，始元二，本始三，建元、元康二，初元元，鸿嘉四。初郡无税，《食货志》。行军劳苦者给复，高二年。陂、湖、园、池假贫民者勿租赋，初元元年。又至于即位免、祥瑞免、行幸免，文帝三。武帝元封元、四、五年，永始四，天汉三，宣帝神爵元，元帝初元四，民资不满三万免。平帝元始二年。而逋租之民，又时贷焉，何与民之多耶？此三代而下，享国所以独久者，盖有以也。

真 西 山

真文忠公，建宁府浦城县人，起自白屋。先是，有道人于山间结庵，炼丹将成。忽一日入定，语童子曰：“我去后，或十日、五日即还，谨勿轻动我屋子。”后数日，忽有扣门者，童子语以师出未还。其人曰：“我知汝师死久矣！今已为冥司所录，不可归。留之无益，徒臭腐耳。”童子村朴，不悟为魔，遂举而焚之。道者旋归，已无及。绕庵呼号云：“我在何处？”如此月余不绝声，乡落为之不安。适有老僧闻其说，厉声答之曰：“你说寻‘我’，你却是谁？”于是其声乃绝。时真母方娠，忽见道者入室，遂产西山。幼，颖悟绝人。家贫，无从得书，往往假之他人及剽学里儒，为举子业。未几登第，初任为延平郡掾。时倪文节喜奖借后进，且知其才，意欲以词科衣钵传之。每假以私淑之文，辄一二日即归，若手未触者。文节殊不平曰：“老夫固不学，然贤者亦何所见，遽不观耶？”西山悚然对曰：“先生善诱后学，何敢自弃？其书皆尝窃观，特不敢久留耳。”文节漫扣一二，皆能成诵，文节始大惊喜。于是与之延誉于朝，而继中词科，遂为世儒宗焉。